



202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安妮·卡森：對話古典，重塑文學

書海漫遊

202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獲得。較之以往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妮·卡森在中國讀者中的熟悉度不算高。媒體的報道給她冠以多種標籤，比如，「不可歸類」「跨界」「爆冷」等等，但我想，關於這位女詩人最恰當的一句話介紹，還是諾獎的頒獎理由：「她大膽而富有創造力的文學創作，這些作品以一種充滿玩味的方式與古典傳統展開對話，為當代文學創造了新的形式」。

谷中風

►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卡森。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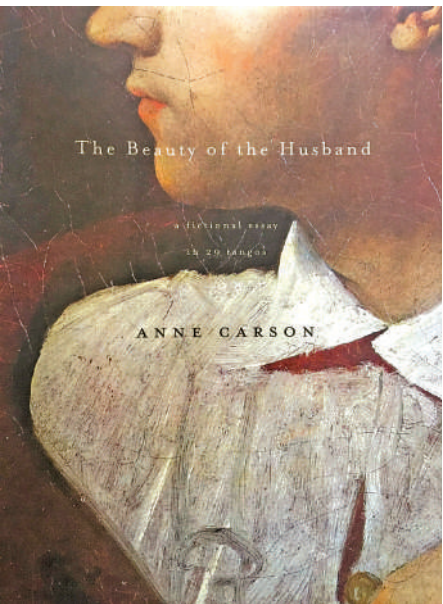


作家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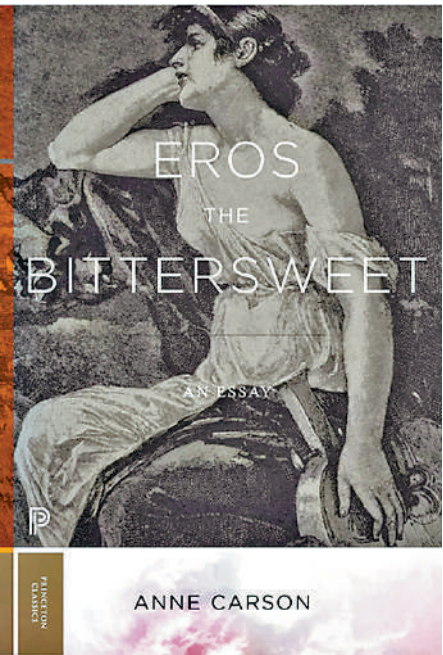
安妮·卡森（Anne Carson）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曾任教於麥吉爾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等多所院校。卡森是首位獲得艾略特詩歌獎的女詩人，並兩度獲得格里芬詩歌獎，代表作包括《紅的自傳》《丈夫之美》《若非，冬季》《夜》等。



◀《若非，冬季·薩福斷章》，安妮·卡森著，黃茜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



▶Anne Carson《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丈夫之美》）。



▶Anne Carson《Eros the Bittersweet》（《愛慾苦甜》）。

文學或藝術，其真正的創造性大都體現為形式重塑。就閱讀而言，「寫什麼」和「怎麼寫」同樣重要；但對文藝的本體來說，「怎麼寫」比「寫什麼」更加重要。媒介是信息的載體，但麥克盧漢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文藝形式是內容的載體，但在某種意義上，形式也即文藝。新形式的誕生常意味着文藝類型的擴充或迭代，從而更具有文藝史的價值。不論這種創新表現為一個句式安排或一種敘事手法，其意義都值得重視。安妮·卡森就是這樣一位創造者。在她的筆下，我們慣常關於文學作品的預設都變得搖擺不定。

由希臘語進入古典學

以她的作品中較早譯成中文的《紅的自傳》《丈夫之美》為例，從體裁而言，可以歸為詩或小說，但你閱讀時又會發現，它和印象中的「詩」或「小說」很不一樣，不僅其內容帶着某種詭秘氣息，而且在引文交雜、碎片拼貼中造成了一座形式迷宮，誘惑讀者不停步地行進，直至流連於深處而不自知。需要指出的是，安妮·卡森不是為了創新而故弄玄虛，在她這裏，形式既是文學創造本身，也是主旨表達的載體而非單純的裝飾。

安妮·卡森的文學之所以呈現如此面貌，和她的人生經歷有很大關係。1950年，安妮·卡森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少年時期，因父親工作調動而多次搬家，讓她體驗到生活的多樣性。後來，她考入多倫多大學，經歷了兩次退學又返回大學校園，1981年拿到古典學博士學位。關於安妮·卡森文學生涯的報道，常提到她少年時期的一個故事。那時，安妮·卡森大約15歲，在安大略省漢密爾頓的一家購物中心的書店，她發現了一本由威利斯·巴恩斯通編校的薩福雙語本。翻開書，左頁希臘語、右頁英語，安妮·卡森頓時被迷住了。後來，她開始了希臘語的學習，由此進入古典學的殿堂。從此，她沉浸於通過語言翻譯和文學書寫尋找溝通古典和當代的橋樑。

安妮·卡森的寫作生涯始於文集《愛慾苦甜》，這是她博士論文的修訂版。在書中，她探討了「愛慾」這種同時體驗快樂與痛苦的狀態，並以薩福創造的詞語「glukupikron」（苦甜參半）作為最佳例證。一般認為，此書奠定了她以古希臘文學為創作模式的風格。而她最為人熟知的創作體裁是詩體小說。她還翻譯了多部劇本，如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等。同時，她對古希臘抒情詩代表人物薩福有着專精的研究，整理、翻譯和重新詮釋了薩福留在莎草紙與古典作家引文中的斷章。

安妮·卡森的代表作《紅的自傳》就是對古希臘人物革律翁故事的重寫。作為古希臘神話人物，革律翁是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巨人，掌管着一群紅

色的牛。赫拉克勒斯為了完成任務，用箭射殺了革律翁，帶走了紅牛。《紅的自傳》對人物形象和故事都做了改寫。革律翁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年，他蜷縮在臥室中忍受哥哥的欺負，得不到母親的保護。後來，他認識了赫拉克勒斯，兩人產生了感情。在這個故事裏，等待革律翁的命運不再是被屠殺，而是折磨人的畸戀。這部作品在表達安妮·卡森對古典的理解和運用之外，還鮮明體現出她對文學的形式創造。全書主體是一部長篇敘事詩，卻以一篇散文和附錄開篇。安妮·卡森通過斯特西克羅斯的抒情詩《革律翁之歌》殘篇的翻譯和註解，交代了這個故事的歷史和文學背景，以及創作靈感來源。短論、翻譯、訪談等多種形式拼貼在一起，使之成為了「架在古典文本與當代自傳詩之間一座雄心勃勃的奇特橋樑」。

用文學與世界對話

對於安妮·卡森而言，與其說文學是某種職業身份，不如說是一種體驗生命或探索世界的方式。《賓夕法尼亞評論》曾問她：「如果你有另一次人生，你還會做詩人嗎？」她答：「我不認為我這一生做過詩人。我做過一些東西；其中有些時不時地把自己嵌進了詩的形式裏。為什麼，我不知道。」她還說過，「我二十多歲之前幾乎沒怎麼寫過東西，因為我主要畫畫。我只是畫畫，年輕時偶爾會在畫上寫點什麼，但我主要還是對畫畫感興趣。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個作家。」或許正因為沒有把自己束縛在「作家」「詩人」的標籤下，安妮·卡森獲得了更加自由的創作空間，尤其是對古典學的素



◀《安妮·卡森詩選：紅的自傳·丈夫之美》，黃茜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

《被修繕的門》《我是北京地老鼠》法文版亮相巴黎

【大公報訊】由德國格蘭茨出版社主辦的中法文學交流暨新書發布會日前在巴黎拉內拉格劇場（Théâtre Le Ranelagh）舉行。法國文化、藝術、出版及法律界嘉賓與中外讀者相聚一堂，圍繞新近出版的兩部法語作品《被修繕的門》和《我是北京地老鼠》，交流文學、翻譯與中國社會生活等話題。

中國法國文學研究專家、作家、翻譯家吳岳添應邀從中國赴巴黎，擔任本次活動的主講嘉賓。格蘭茨出版社負責人吳偉栗從德國前來，與現場嘉賓共同介紹兩部作品的創作、翻譯和出版情況。

通過個人故事認識中國

本次發布的兩部法語作品，分別從個人成長與都市生活的角度，向法國讀者呈現中國人的經歷與命運。

《被修繕的門》是吳岳添自寫自譯的自傳。作品以個人經歷為線索，記錄求學、生活與學術研究

中的重要往事，也呈現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中的思考與選擇。個人記憶與社會變遷相互交織，為法國讀者了解中國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視角。

《我是北京地老鼠》是中國作家清秋子的都市題材長篇小說，由吳岳添從中文譯成法語。作品關注都市普通勞動者的生活處境，描寫他們在謀生、居住和人際交往中面對的困難，以及在社會變化中的努力與追求。

兩部作品題材不同，卻都從具體的人和真實的生活感受出發，讓讀者通過個人故事認識中國。

以翻譯推動文學交流

吳岳添長期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翻譯及中法文學交流。此次，他既以作者身份介紹自己的自傳，也以翻譯者身份分享將中國小說介紹給法語讀者的體會。

從中文寫作到法語表達，翻譯不僅涉及語言轉換，也涉及如何向另一種文化中的讀者說明人物的

生活環境、社會關係與情感經驗。兩部作品的法語出版，為法國讀者接觸中國文學和了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讀物。

吳偉栗在致辭中表示，格蘭茨出版社希望通過持續的翻譯與出版工作，增進中法讀者之間的相互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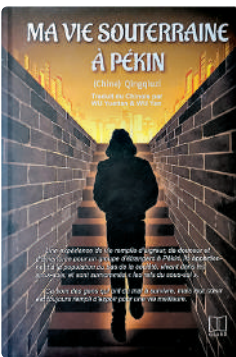
活動期間，吳偉栗還介紹了歐洲中國歷史文獻保護協會的工作。

十多年來，他與同道持續尋找和收藏歐洲出版的涉華古籍，目前已積累相關古籍近百部。這些文獻保存了不同時代歐洲人觀察和記錄中國的資料，也是研究中歐交往歷史的重要材料。

協會希望推動相關文獻的保存、整理、研究、翻譯與出版，讓更多讀者和研究者能夠閱讀、比較和利用這些資料。吳偉栗表示，這項工作需要長期投入，也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歡迎學者、翻譯家、收藏家和文化機構提供文獻線索、專業幫助及其他支持。



◀中法文對照版《被修繕的門》。



►法文版《我是北京地老鼠》。

此次巴黎活動以兩部法語作品的發布為契機，將當代文學交流與歷史文獻保護聯繫起來，也為中法文化界人士、出版者和讀者提供了一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